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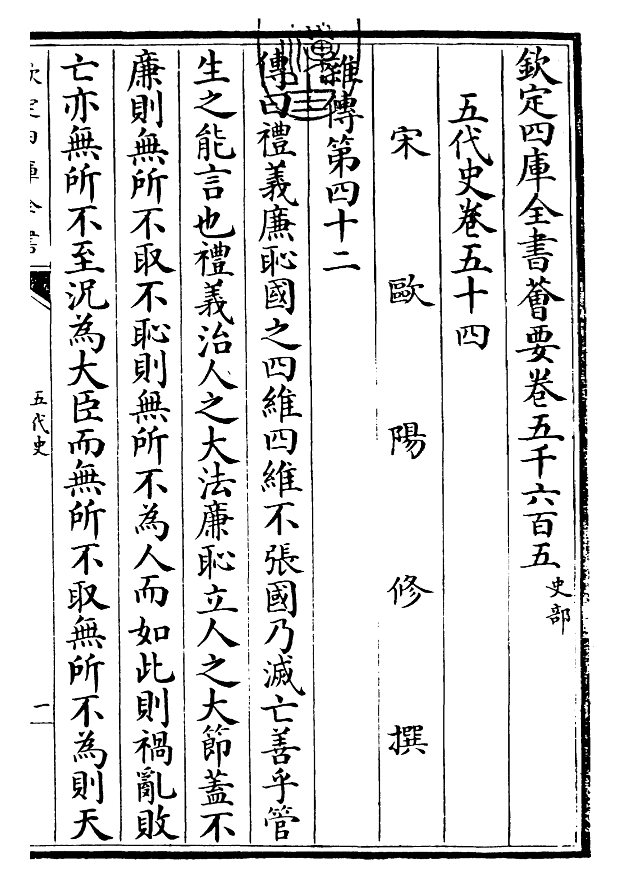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五十四至五十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五代史卷五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

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

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
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户參軍
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
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
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
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
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幷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
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

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槩封瘄厚䘏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床席卧一束芻而已所

得俸祿與僕厮同罷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别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歳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

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眞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蹷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

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

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己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

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

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為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

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别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葢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

將擊旻果敢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飢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判南成汭辟掌書記吳

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

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憚為變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為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内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寃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刼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彦珂珽甥李郊等

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邱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珽爲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

祖意末帝時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内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頃言多沮頃嘗掎摭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為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為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

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與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為

路人則煢然梓宫何所依徃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壊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内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内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

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

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内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議論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

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
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
為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
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
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
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
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
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彥

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彦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彦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道所駮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綮之諸孫也其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

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玨問計安出玨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玨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玨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玨率百官迎謁

道左貶萊州司户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為言於
郭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為相而
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
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珏平
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
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為言明宗不省上下汹汹轉
相動揺獨珏稱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
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以為宜

罷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為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内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

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

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狥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借

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牓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諠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

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
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
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
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
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
疾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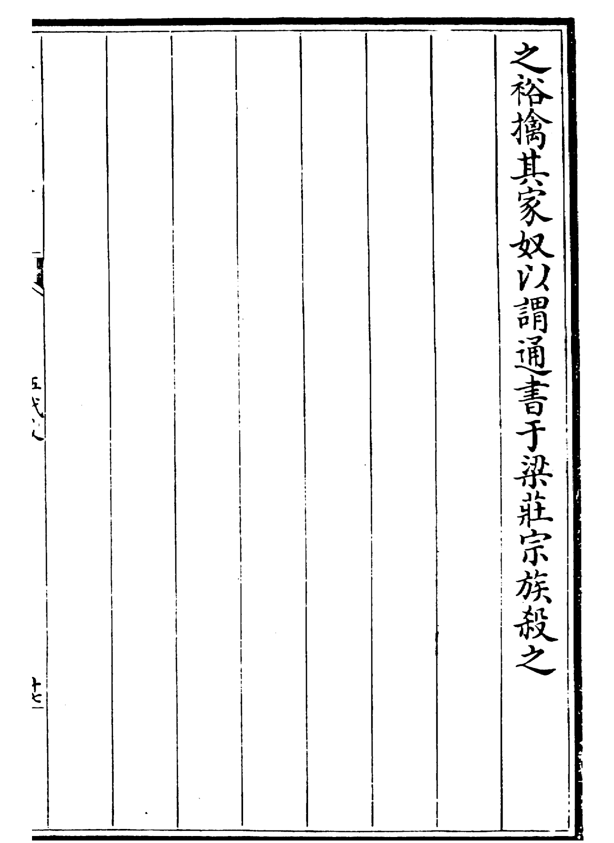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
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

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宫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宫門取太后進止語未

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廵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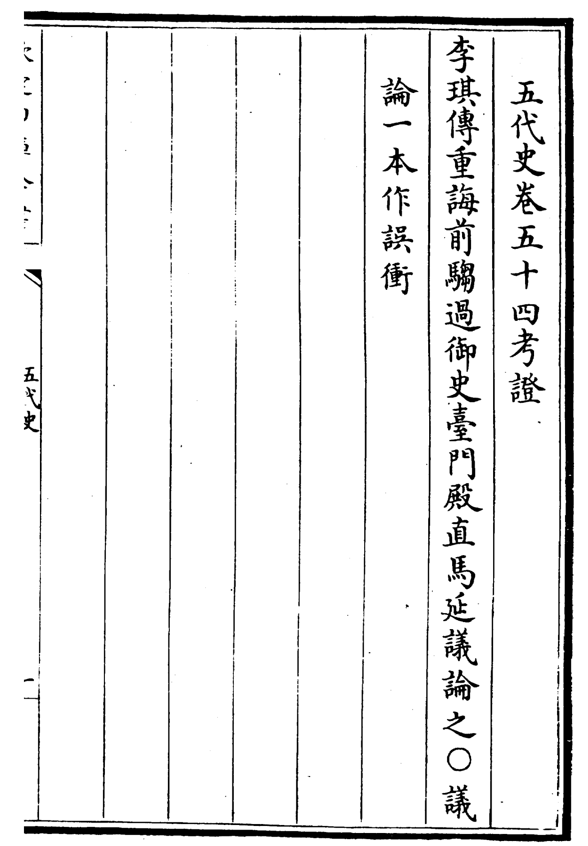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

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為亂兵刼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頲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頲權軍府事頲為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頲屢以法繩之頲有姪在梁遣家奴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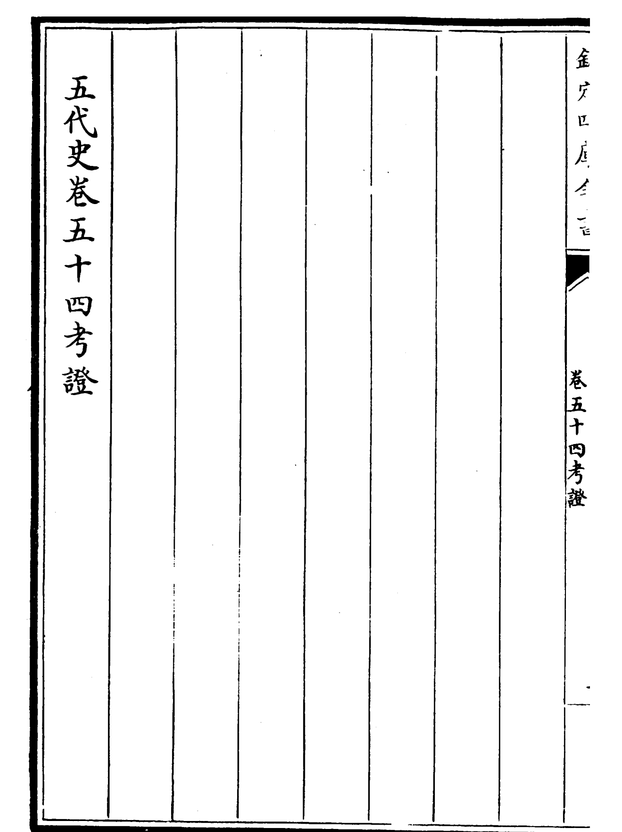
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卷五十四



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李琪傳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議論之○議論一本作誤衡



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六 史部

五代史卷五十五

宋　歐陽脩　撰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為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皡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昫兄暄亦為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

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為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

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晌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晌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晌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晌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訶相府吏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竝罷之以晌為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晌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晌在相位不習典

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為居儉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語眴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為笑及為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眴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為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

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昫為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

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强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諠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

可上許于朝即相率詣閤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

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

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

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

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

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

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

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

之為祕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于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呪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

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
時詣閤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
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為待自卿為
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
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
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少保致仕周太
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為人懦暗少好學學韓

愈為文章舉進士為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楊彦温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肖孫從而不去從珂為京兆尹從鎮鳳翔肖孫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肖等謀議已定召肖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為便肖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令大王為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道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為户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胥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胥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為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胥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令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胥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

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脩敬而常侍在南宫六卿之下況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閒居儉言流議稍息脩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至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脩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兾其有所建說脩孫獻綾三百疋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脩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

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胥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胥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為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胥孫卒後其家婢有為胥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胥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顗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惷不脩容止時人莫之

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為竒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為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顗乃拜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顗為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齪齪無所為唐制吏部分為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嵗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

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盧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顗等無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顗為户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歛官為賵贈乃能歛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

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為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勑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録其制辭編為勑甲岳建言以為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

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册爾兔園册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

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删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繆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

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别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為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父萇為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帝父為孝崇皇帝縞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

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爲皇帝曽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

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
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
脩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緦麻喪紀所以別
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令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
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
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
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

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乂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勑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

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

也縞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為太子賓

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

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

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

隋唐與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

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祕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户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梲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為刑部郎中梲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

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梲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梲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梲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梲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戸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梲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梲少專於文學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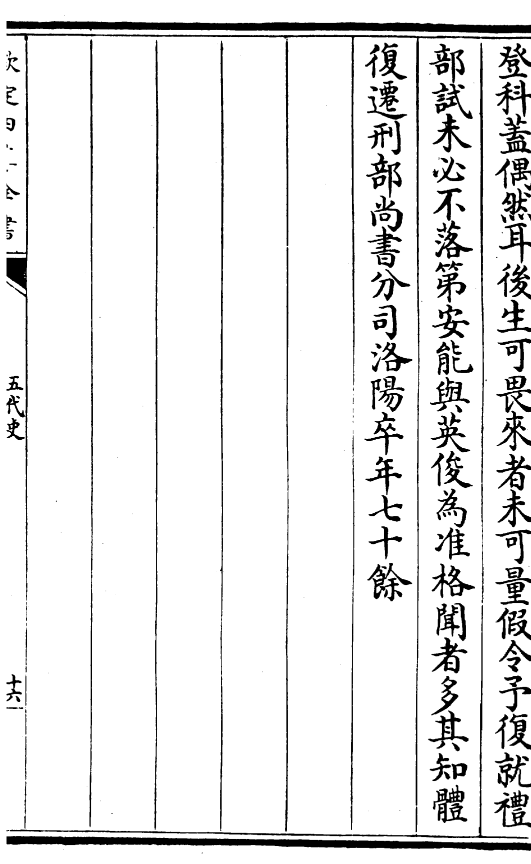
能泄事維翰乃命梲知貢舉梲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梲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為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

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黄紗袍白中單白練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襠錦縢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

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梲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梲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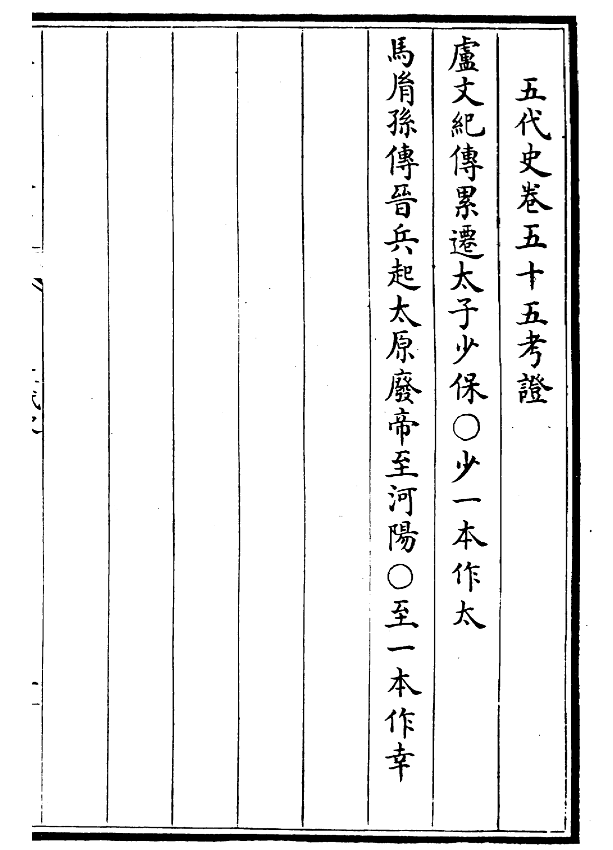
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為之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祕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



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復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卷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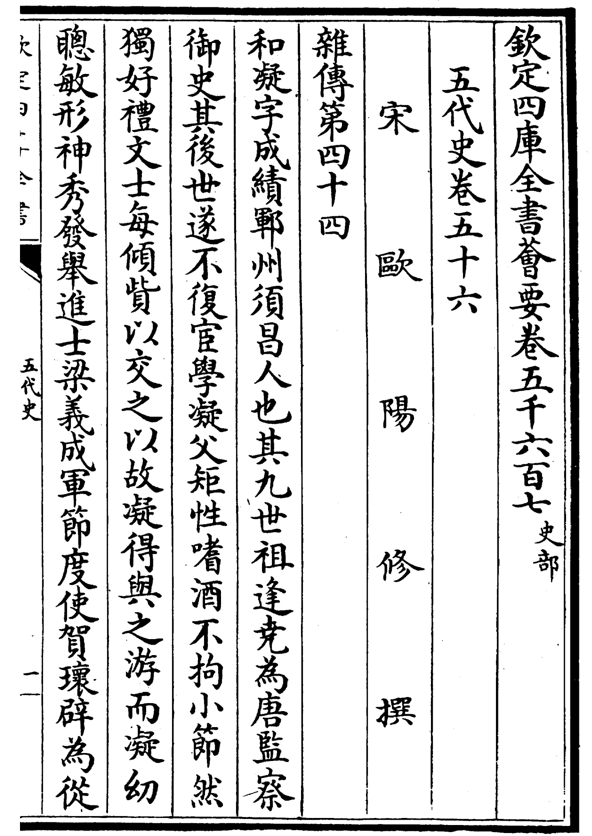


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盧文紀傳累遷太子少保○少一本作太

馬胤孫傳晉兵起太原廢帝至河陽○至一本作幸

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七 史部

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

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栁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絶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

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為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為宣勑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為然是時鄭王為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勑高祖至鄴從進果反

鄭王即以宣勑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為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

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焉

趙瑩字玄暉華州華陰縣人也為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為從事晉高祖為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從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為晉昌軍節度使

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彦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為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烏雲為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贇為河東節度使辟為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為鹽鐵判官晉出帝納玉姊為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同為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玉出為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為

工部侍郎桑維翰以價資望淺為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為相四方賄賂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彦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彦澤猶謟笑自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彦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

屬文事唐為祕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為嗣莊宗將即位以質為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為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戸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歴鎮河陽横海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為濟陰王旣而

酖殺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壠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謚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册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為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為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

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
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
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至
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
以佐用乃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
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
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
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

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兗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兗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光所敗兗見殺守光怒兗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兗故客趙玉紿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為人美風儀重節槩少

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横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為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廵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寃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歳餘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

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托諾扎拉等助都而為趙德鈞王晏球所敗扎拉見殺扎拉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扎拉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

妻之以女使彊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茍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佗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為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

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須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為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為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

玉疾親嘗藥扶侍及卒為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遥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右補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為觀察判官高祖從鄴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

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
修洛陽大内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即詔罷其役
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為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
於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
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
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
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

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内實邪佞嘗於内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户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

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户部鐲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
私干鳳求為給諫鳳薄其為人以為太常少卿勅未出
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
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
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婢宜子
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
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以疾
卒于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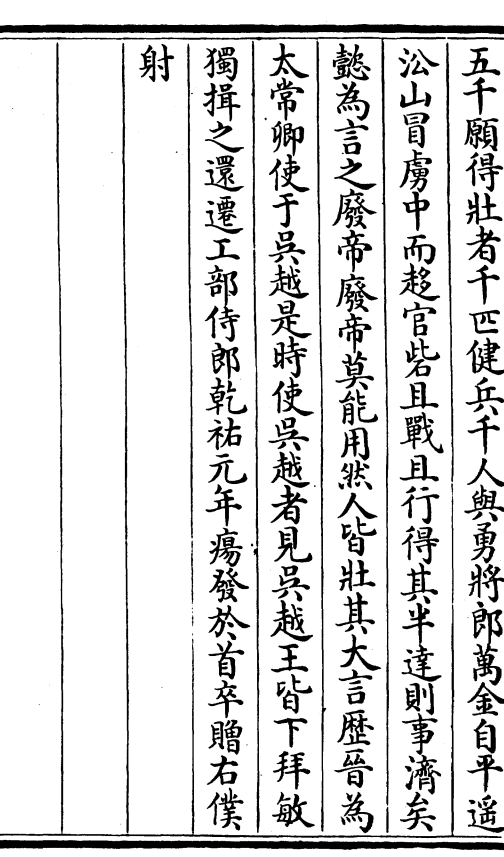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為右補闕唐亡事梁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馬起為右庶子累遷户部尚書晉高祖時為兵部尚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為人明敏好學為晉寧樂壽縣令

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為從事明
宗時為尚書郎安重誨為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
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叅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
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
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
圭出為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絶人事出入閭里乘
輜軿車晉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
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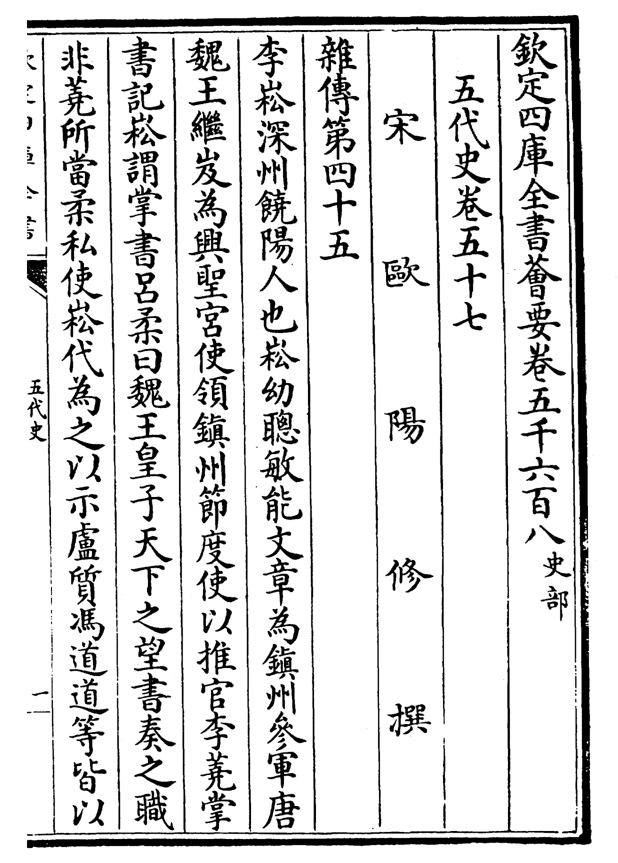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叅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為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廵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年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餘皆在鄚敏乃求為興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在禮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

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為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將守城嬰壍篤勵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



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遥沿山冐虜中而趍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為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為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瘍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卷五十六



五代史卷五十七

宋 歐 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蕘掌書記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蕘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

為善乃以嵩為興聖宮廵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嵩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敎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嵩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令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揺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嵩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黄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岌死於道嵩至京師任圜判三司用嵩為鹽鐵

判官以内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户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

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其
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為
户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丁内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
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
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為
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
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

太原重威代為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為排已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為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為人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滿達棄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為怨者譖之言崧為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為謙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

祖入京師以嵩第賜蘇逢吉嵩家遭亂多埋金寳逢吉悉有之而嵩弟嶼嶬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為奪我第嵩又以宅劵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為嶼商賈多乾没其貲嶼笞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嵩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嵩至第從容告之嵩知不免乃以

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鏻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為給事中鏻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為禮乃易其綠衣更為緋衣謁常山

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為從事其後張文禮
弒鎔自立遣鏻聘唐莊宗於太原鏻為人利口敢言乃
陰為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鏻為支
使莊宗即位拜鏻宗正卿以李瓊為少卿獻祖懿祖墓
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鏻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
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
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諜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
為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鏻瓊不復詳考遂補為

令民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壖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鏻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為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以鏻故人召還累遷户部尚書鏻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為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鏻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令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寘班行

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諜者見鏻言事鏻謂
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
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諜者使為信久而無效由是貶
鏻兗州行軍司馬鏻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為兵部尚書
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己為相還過荊南謂
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為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
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為賀從誨與馬
紅裝拂二猓獢皮一因為鏻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令

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顗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鏻顗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鏻慙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鏻乃求為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為笑鏻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鏻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八贈太傅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

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
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
為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强盛
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
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為太常博士非
其好也數求為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脩撰
與脩唐書丁内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
夫給事中復為脩撰漢隱帝時詔與王伸竇儼等同脩

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為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鋌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柰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為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為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為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為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

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為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為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脱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為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為六軍判官罷還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赦論以獻

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啣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

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又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允事漢為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徽為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

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偽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偽勑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為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

京師以疾卒

裴皥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皥出於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為禮部侍郎皥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為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

太子太保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胥孫桑維翰皆

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胥孫知舉放牓引新進士詣皞

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已作

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

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

以為當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

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儁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為

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户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

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

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黄鍾仁裕聞之

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

校鬬昇龍門外聲聞于内人以為神喜為詩其少也嘗

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

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

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

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

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贄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為河南壽安尉事梁為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為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為海風所飃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絶鏐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乃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

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櫜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羽周太祖時為左散騎常侍卒贈户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琪為之稱譽薦為即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

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傾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為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歷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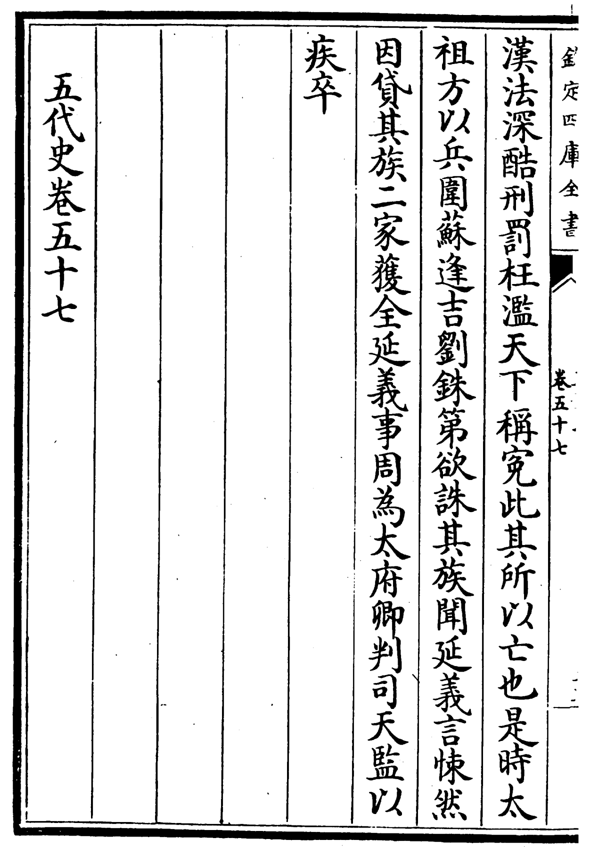
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

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歷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歷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歷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潤愈甚臣輒合二歷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

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覆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歷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歷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昬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曽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

父温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温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為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滿達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賛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



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寃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為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卷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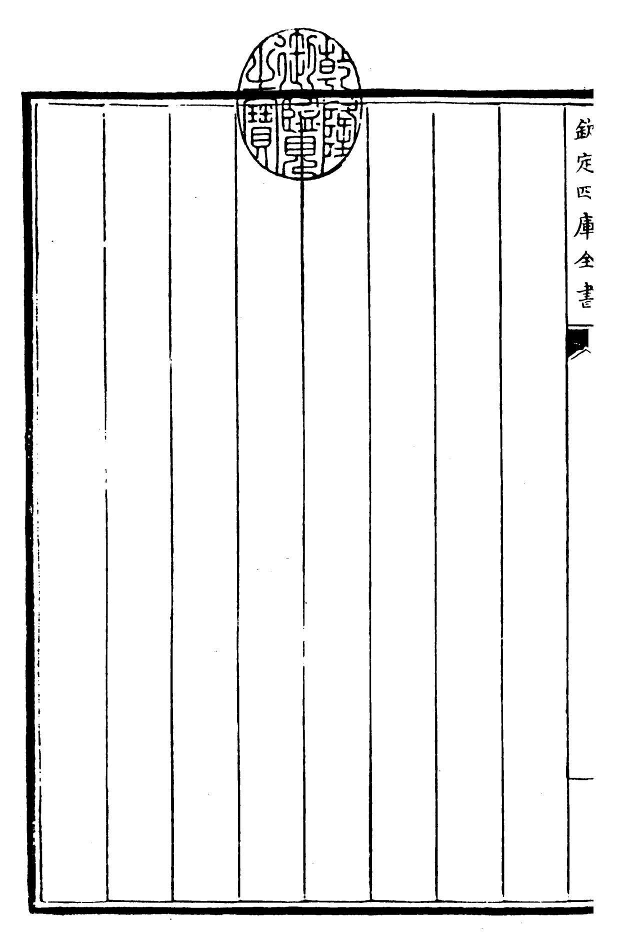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五十四第十二頁前二行翰林學士奉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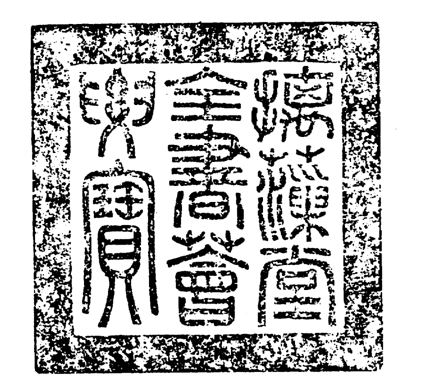
葢即唐時承旨之職梁祖避其父諱改為

奉旨此字與臨文避諱者不同因仍其舊

卷五十六第四頁後六行王懼以憂卒刊本王訛

王令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貢生臣王嘉稷